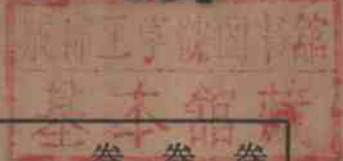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

二七

229554



卷〇三四一 蘇字

卷〇三四四 蘇字

卷〇三四五 蘇字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十四百四

六模

蘇

蘇澄隱

宋史方技傳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天令宰

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元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宜懷上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疑神太和者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蘇曉

宋史列傳曉字永東京兆武功人父瓚任後唐歷秘書少監長

與初曉辟鄧州從事漢祖鎮太原表爲觀察又使周廣順初由華州又使人爲大理正以讞獄有功遷少卿顯德中歷屯田郎中宋初詔與資儀美嶼張希讓等同詳定刑統爲三十卷及編敕四卷建隆四年擢大理少卿事遷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使建議權鄴黃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八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守信至中年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嘗用木爲筏以遺適曉侍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逮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史論載重振傳後

蘇繼

宋余靖武溪集故蘇直蘇府君墓誌銘府君諱繼字傳之其先蓋祝融之裔爲周襄內卿士故爲武功著姓唐僖宗幸蜀扈駕

而西徙者名數于成都祖諱厚任蜀至尚食使考諱進之爲蜀牙兵校長
蜀亡孟氏之臣例署東宮官得副率府君以父任累遷殿直太平興國中
授深州安平寨主是時北虜歲擾邊安平雖名堡障宿兵不滿數百援師
不集則禍至常不測或勸府君辭勿行府君曰平時既食其祿急解其難
非人臣節吾不耻於死而耻以此生遂寓家他所而獨之安平明年虜以
兵夜襲寨城果以無援遂至陷沒享年七十五帥臣諱援兵稽期誣以不
俗敵聞繇是雖死王事而贈典不及吁忠義其難行哉子成熙南京留守
判官孫二人長曰安世尚書也田貢外郎次曰昌世太廟齋郎嘉祐二年
十月庚午並舉王父母考妣四喪歸葬于揚州江都縣興寧鄉馬坊原府
君與夫人許氏同藏俾作銘于幽宮銘曰常人宴安唯祿與利君子所徇
曰忠與義既食其食夷險一致履危忘難雖死不避守帥蒙上唯善之蔽
贈典不加忠魂無愧福不在身在乎來裔吁嗟九原古人之繼

蘇咸熙

宋余靖武漢集集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蘇公墓誌

銘公諱咸熙字太和其先胙土於蘇爲周鄉士故代爲武
功人曾祖諱厚以唐末萃華西幸避兵至蜀仕蜀至尚食使因爲成都人
祖諱進之從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考諱繼殿直深州安平寨主契丹犯

寨陷焉公以太平興國八年明經擢第授邠州定平尉會朝易帥駐於援
兵不出痛詆安平失守公緣坐謫澧州未幾義士踈其狀天子聞焉詔釋
之調綏州司法參軍太宗割綏銀界夏國隄隰川尉秩滿遷建州松溪令
改宣州南陵母憂去官服除授歙州秀容令州將轉運使以治狀聞遷寧
州軍事判官歷單州團練均斬防禦荆南節度南京留守判官景祐二年
七月辛卯以疾終南京享壽七十五公性淳氣直廉謹自守所歷十二官
未嘗一樹於法口不言人非其有過者款言諭之人亦信伏常語于孫曰
吾少孤無貲徒方學祈寸祿以養母母終養矣又得衣食爾于孫吾自足
矣豈能以諂言諛色干權貴以求進乎且貧無苞苴耻學術數何以取合
於人吾老於從事不自愧也人雖不知曾不一露鋒穎真吏隱君子哉德
之積而福不享於身者將鍾其後乎夫人汝氏封潁川縣太君子二人安
世舉進士屯田員外郎廣西轉運使昌世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黃州麻
城尉費中黃次適建州進士吳澗次適合州進士索務孫五人台文舉進
士永州推官詳文太廟齋郎懿文炳文彥文未仕公初自秀容令赴選奏
舉引見例進京秩一夕子婿吳澗夢人呼公爲判官及見果得實懷其從
事六州皆爲判官公志本恬素及事符夢霖益加退讓焉疾亟之際自言

吾夢於城北自擇陰地幽其所安無累後代又言生平守官未嘗過誤惟
頡州一獄有差適夢之帝所辨之得請矣文字在吾懷中親戚恆其謗言
就索文字公曰七月十日來看至日果不祿焉及今卜葬之原果在城北
以嘉祐二年十月庚午與夫人汝氏合葬于揚州之江都縣興寧鄉馬坊
里毛田君以靖同年進士又同官于洪于桂故託銘遺懿以掩幽戶銘曰
學行由已窮通在命人貪苟得公惟守正內修廉謹外絕奔競識高位下
非德之病嗣職熾昌有家
克盛九原可作百代輝映

蘇安世

宋王安石臨川集廣西轉運使毛田貢外郎蘇君墓誌銘
安世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
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
外人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訕訕必脩不能自脫蘇君辛白
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為殿中丞
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踵屬

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操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開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運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剽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今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率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疑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

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二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縣與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真我南服允允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慰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某爲之銘夢得避暑錄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撓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查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勸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蘇和父

宋魏鶴山大全集蘇和父墓誌銘自理義之學不明士街

於詞章之末休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爲背矣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

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二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將呂子伯恭相與下上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叔早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羅絡隱遁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求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撝意亡厭致人有善稱獎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隨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和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從徙野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亂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已無一毫愧負初仕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鼓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去長官幸脫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纖嘿以負使者具以寃狀白

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遷居七年舉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胎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于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五日命筆題詩溢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于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堂棟刺孫孫女三人曾孫男于三人于禮卜以二年三月舉君之喪葬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未謁銘銘曰道遠民散師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于里閭儀刑前哲領神群趨世莫知之有鬱勿祛摘項台背埋先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蘇騏驎

宋司馬溫公傳家集蘇騏驎墓誌銘蘇氏之先出自重黎

時蘇子爲狄所滅子孫以邑爲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辨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爲漢明將子武侯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梓仕宇文周以明法令爲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琛父子爲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襄溫爲晉邑漢屬河內郡隋以河內

爲懷州維脩武之族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爲公諱某字某曾太父某太父某皆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事示族爭嘆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爲書生窮餒無日矣公曾不顧爲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被甲冑扞敵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屬擒賊七十餘人閭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群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叅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爲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爲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叅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喜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慶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其在慶州兼慶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賊盜事久之上未之

朝曰言遣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遣石驎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湖刑獄公
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始雖以學術爲文
吏而性好勇而有智略晚年夏寇苦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
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
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
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即世于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顏
衛州司法叅軍事臣獲嘉縣主簿李于師說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
借職餘孫若干人切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
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即乞改文職歸省方許之
行及宛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
沒者于孫多焚其柩以燼歸喪相習爲常無識謂者夢臣獨奮曰爲人子
孫思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
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于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
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附光卿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
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他人爲悉其諸子
以碣文爲請光何敢辭謹銘曰銘聞

蘇畋

福州府志畋字悅之閩縣人慶曆二年揚寶勝及第是歲同年七人後任都官貲外郎

蘇案

宋史列傳案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報盜其柩歸

榷法當死案曰子取母榷父豈與發塚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判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櫓上下物價肆爲姦漁案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頗絕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案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又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運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案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獄議受詔獎焉

論見馬從先傳後

蘇利涉

宋史宦官傳利涉字公濟祖保還自廣州以閩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爲入內內品英宗爲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

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爲穎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還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帝崩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勤禧

蘇昞

宋史道學傳昞字李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忠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

管饒州卒宋名臣言行錄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李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靜曰然也塹嘗問李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李明以塹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伊洛淵源呂正字代伯兄作蘇傳士奏狀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者言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閭閻中尊信如夫子蘇李明從橫渠最久

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宮堯堯縫差參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惡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即去也朝廷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蘇迥

興地紀勝迥眉州人元符黨人通入元祐黨籍

蘇伯材

清源志伯材字廷構紹聖四年第進士知潮州潮陽縣富民殺其姪女有吏密懷白金數百兩置于前且白其事伯材械治之事連縣佐部使者以聞詔寢其能知韶州憲司吏執翁源平民爲賊以幸賞賂縣令梁格使獄死伯材廉知事狀以聞于朝格坐黜海島

有文集周易解義三十卷藏于家從兄珍玠子松俱登進士第松嘗與東坡唱和有文集一編

蘇千鈞

興地紀勝千鈞眉州人元符年間上書言事

蘇雲卿

宋史隱逸傳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穰爲圃藝植耘芟灌漑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華爲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開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涓亞迹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視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它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

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數者二客。乃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祠。則高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竟不知所往。仲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歲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宿。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上陽子宋有蘇雲卿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爲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臣躬親稟請。及遣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爲生。得書不剝封。佯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懇求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間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豫章志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蘆自給。公托仲漕聘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閣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曹蒼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渺瀾。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鉏雲明月曉。種求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夷那復知。寸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却騎駟。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賤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懃懃。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